



# 日语语法学

## 词类研究

孟瑾 著

# 日语语法学

## 词类研究

孟瑾 著

RUYUFAXUE CILEI YANJIU

参与  
者

非参与

参与者

非参与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语法学词类研究 / 孟瑾主编.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04-032964-3

I . ①日… II . ①孟… III . ①日语 - 语法 - 研究 ②日语 - 词类 - 研究 IV . ① H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2225 号

策划编辑 李 炎  
责任编辑 张博学  
责任校对 张博学

责任编辑 张博学  
责任印制 韩 刚

封面设计 张申申

版式设计 菲 凡

---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529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2964-00

# 前　言

## 1. 日语语法和语法学

在实际生活中，根据不同的语言环境进行有效的语言交流，不仅涉及语言本身，而且涉及话语内容、语言材料以及语言表达手段、组合方式等，这些都是语体学所研究的课题。语法是语言表达的规则，是语言结构、特征的系统描述，它包括音位学（声音学）、词汇学（形態論）、语义学（意味論）和句法（統語論）。狭义上的语法是对词法、句法和语言表达规则的研究，这是传统上语法的定义。

凡是语法都要首先确定它所研究的对象。现代日语语法把句子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构成句子的最小单位——词（自立語与附属語），不涉及音声和文章。以前的观点认为，对词内部结构的研究，比如对词素、词根、复合词、词义等研究应该归类于词汇学，但现代词汇学研究也被划入语法学研究的范畴。也就是说，现代语法学研究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词法的研究，即词类及其构成、词形变化、词汇的意义和功能等。另一个是句法，研究的对象是句子的结构类型和规律。

日语语法学把词类称作“品詞”，把词类划分称作“品詞分類”。传统的日语学校语法以桥本进吉的语法学说为基础，把词分成“自立語”（词），“附属語”（辞）两大类，共包括12个词类。其中，“自立語”是具有词汇概念意义的“词”（单词）。例如：体言（名词、数词、代词）、用言（动词、形容词、形容动词）、副词、连体词、接续词和感叹词。“附属語”（辞）是没有概念意义的、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只表示语法意义的“辞”。例如：助词、助动词。在词类划分上汉语也把词类划分为具有实际概念意义的“实词”和没有概念意义、不能单独作句子成分的“虚词”。但是，日语的名词（词）与汉语的名词（实词）相似而不相同，虽然都具有词汇概念意义，但汉语的名词不仅具有词汇概念意义，而且还具有语法意义，可以单独作句子成分并能单独回答问题。而日语的名词只有后接助词（辞）才能作句子成分。也就是说，日语中的名词本身没有语法意义，只有和助词结合后才有语法意义，才能在句中做句子成分。另外，日语的“辞”与汉语的“虚词”也不尽相同，日语的“辞”只有助词和助动词两类。而汉语的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等。可见，日语与汉语在词的界定和词类划分上有很大差异。

现代语法学的研究成果证明，词类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必须在句子的背景下进行，句子是构成话语最基本的单位，而单词是构成句子的最基本单位。拿房子打个比方：顶梁柱或地板都可以使用木材；相反，卫生间的地面既可以铺木质地板也可以铺瓷砖。这些柱子也好，地板也好，瓷砖也好，都是构成材料。如果房子是句子的话，那么构成材料就是单词。也就是说，依靠有限的单词表现无限的客观事物。简言之，单词是具有“词形”和

“词义”的语言单位，单词以一定的形态作句子的构成材料。单词本身具有词汇的概念意义（辞书义），这是一般性的，而单词在句中所表达的却是个别的、具体的现实片段，两个以上单词的组配才能构成有意义的句子。例如：

[1] バス！

[2] 来た！

[3] バスが来た。

例句[1][2]中的“バス”和“来た”只是言语的片断，没有具体语言环境的支持是不能表达完整意思的。而[3]是句子，可以表达完整的意思。

然而，就日语而言，作为构成句子（房子）的材料只靠单词还不够，还需要附属辞作黏合材料。没有黏合材料，只靠木材、砖石是盖不成房子的。例如：

[4] 花子 幸子 本 もらう

[5] a. 花子は幸子に本をもらった。

b. 花子は幸子の本をもらった。

c. 花子に幸子の本をもらった。

d. 花子と幸子の本をもらった。

例[4]所提供的4个词虽然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单词，但如果无助词的黏合就不能构成句子，也不能表达完整的意思。然而，如[5]中a、b、c、d4个句子中虽然3个名词完全相同，但由于名词后接的助词不同，4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也完全不同。再例如：

[6] 幸子が帰って来たら、すぐピアノの練習だ。

[7] 幸子は帰って来たら、すぐピアノの練習だ。

例句[6]和[7]两个句子中，由于“幸子が”、“幸子は”的差别，所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同。[6]的意思是“幸子一回到家，（我）就马上练钢琴”。而[7]的意思是“幸子一回到家，（她）就马上练钢琴”。这种差别反映了日语中表示主语的格助词“が”和表示主题的提示助词“は”所支配的领域不同。由此看来，日语中的名词只有和助词相结合才能确定该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地位，准确地表达话语的意思，这就是作为黏着语的日语在语法上的最大特点。

黏着语（Agglutinative Language）也叫“胶着语”，是类型语言分类法中以词的结构为主要标准而划分出来的语言类型之一。日语是典型的黏着语，它的特点是词的分类中除单词外还有专门表示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附属辞。一个附加成分表达一个语法意义，并按照一定的关系组合成句子。例如：

[8] a. ×彼名古屋大学学生はですの。

b. 彼は名古屋大学の学生です。

日语中的单词与附属辞的结合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排列顺序，一个附加成分表达一个语法意义，不能杂乱无章，如[8]。日语句子结构的最大特点是以用言为中心，用言可以作谓语并位于句子的最后（倒装句例外）。英语的句子虽然也是以动词为中心，但名

词的语法属性是根据该名词在句中的位置而定的。位于动词前的作主语，位于动词后的作谓语、表语等，或以名词前加前置词的形式作句子成分。汉语中词汇的语法属性是根据该词汇在句中的位置而定的。例如：“学习政治”中的“学习”是动词，构成动词短语（述宾结构）。当动词“学习”移位至名词“政治”后时，就变成定中结构了。“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中的动词“学习”临时充当名词的角色，具有名词的属性了。但是，日语中名词只有后接附属辞才能作句子成分，主语、定语、补语、谓语等句子成分是由后接的附属辞决定的，这正是黏着语的基本特征，有人把它叫做“名词格”。例如：“彼が”、“彼を”、“彼に”、“彼から”、“彼と”等等。例如：

[9] 私の弟は学校に行く。

[10] ×私は弟に行く。

例	私の	弟は	学校に	行く
词类	名词+助词	名词+助词	名词+助词	动词
句子成分	修饰语	主语	补语	谓语

例句[9]中的“私の”构成修饰语，后接名词作“弟”的定语；“弟は”作主语，提示行为的主体；“学校に”作补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目的地；而“行く”是动词作谓语，表示具有移动性质的动作行为。句中“私”、“弟”、“学校”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名词（单词），而“の”、“は”、“に”都是具有语法功能的助词（功能词），这些助词按照各自的职能与相应的名词组配构成句子成分，使句子具有实际意义。而例句[10]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句子没有正确地表达意义。具体说来，就是移动性动词“行く”要求助词“に”表示行为的目的地，而“弟”不是表示场所的名词，所以不能正确地表达意义。如果改成“私は弟のところに行く”的话，就是正确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句子了。这也说明在日语中动词是关键，动词的语义属性决定着与之组配的名词，动词“飲む”只能与“お粥”、“お酒”、“水”、“飲み物”等名词组配。

从语法学的角度看，句子是构成语言的最小单位，以一定的方式表达、叙述事情的状态或思想。而单词或单词与附属辞结合所构成的句子成分是句子的最小语言单位。因此，语法学研究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构成句子的词（包括词的界定、词类划分、词形变化、词的组配规律等等），一个是句子（包括语法结构和意义表达类型）。一般来说，语法学可以根据句子结构、话语表达的意义对句子进行分类。从语法结构上分类的话，可以分为有谓语的句子和没有谓语的句子。有谓语的句子中还可以根据主谓关系细分为单句、复句、重句以及倒装句等。没有谓语的句子一般指由一个词构成的句子（独立語文、一語文），例如：“火事”（呼喊），“もしもし”（打招呼），“はい”（应答），“こんにちは”（寒暄），“どっこいしょ”（号子）等。从话语表达意义的角度对句子进行分类的话，一般可以分为叙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等。

从外语教学的角度看语法，最有效的描述就是句型。句型是基于语言规律并在形式上总结出来的话语模式，只要接触到句子就有句型存在，所以句型的界定与分类一直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受到教育学家的青睐。例如：“～は～だ”、“～に～がある”、“お～になる”、“～と～とでは～”等等。句型虽以句子为单位，但与句子所陈述的内容无关，是对句中出现的语法规律在形式上的总结。句型可以细划为基本句型和惯用句型两种，惯用句型是基本句型的扩大或延伸。

在日语的词类中有些动词在与其他动词结合时，失去该动词的概念意义而起到添加某种意义的作用，这类动词叫补助动词，是动词的次分类，经常用于授受关系、时态、动作状态等描述。另外，还有“の・こと・もの・まま・はず・わけ”等形式名词，虽没有实际意思，但在句中可以起到语法上的作用，并添加某种意义，形式名词是名词的次分类。

敬语是一个包括尊敬语、自谦语、郑重语、美化语在内的敬语体系。虽然敬语属于语言待遇表现，是与语体学、社会语言学相关的研究，但由于日语敬语还涉及敬语动词以及授受关系动词、补助动词等词汇上、语法上的多种因素制约，鉴于日语敬语体系具有非常严谨的词汇和语法上的规约，所以也属于日语语法学、句法研究的内容之一。

总之，日语语法是日语语言规律的总结，日语语法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日语是黏着语，日语的词类划分为单词和附属辞两大类。②从日语的句子结构来看，谓语在句子的最后。③一般情况下名词要和助词结合才能在句中作句子成分。④句子成分的排列有一定的规律，例如：补语在谓语之前；修饰语在被修饰语之前等等。⑤日语语法是研究由单词和附属辞结合而形成的有意义的句子。换言之，有意义的句子中单词与附属辞的结合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日语语法。而语法学研究的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词类研究，包括各类词的构成、词类划分、词形变化、词的组配规律等等。另一方面是句法，包括句子的语法结构及其意义表达类型。

## 2. 日语语法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通常把语法体系的研究称作语法学，把语法体系方面的论述或语法学说称作语法论，两者虽方向不同但区别不是很大。为了解读古典文献，正确注释文语而开展的文语语法研究，只是总结文语的语法体系和语言规律，对现代语言没有指导意义，所以不属于语法学研究范畴。受中国语学、汉语语法的影响，自中世纪起就有人开始对假名的使用、助词以及词类划分等进行研究，发展到明治时代日语语法学略显雏形。从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前半期，富士谷成章（ふじたになりあきら）、本居宣长（もとおりのりなが）、铃木脰（すずきあきら）、东条义门（とうじょうぎもん）等人在日语语法研究中创下许多业绩。但是，真正触及到日语语法体系还是在引进西方语法学之后，鹤峯戊申（つるみねしげのぶ）、大槻文彦（おおつきふみひこ）等人努力引进并消化西方语言学，直至明治二十年（1887年），山田孝雄、松下大三郎等人才分别创建了各自的语法学说。也就是说，从20世纪开始，日本的语法学才成为有系统的学说，而且对现在的语法研究还具有指导意义。

日语语法根据记述目的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学校语法、表现语法、记述语法和解释语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口语语法、文语语法和用于语言间对比研究的比较语法等。日本的语法研究是从对过去语言的关注开始的，在日本通常把古典语语法称作“文语语法”，把现代语语法称作“口语语法”，这在明治以前言文并存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明治中期以后，甚至到了言文一体的现代，还有文章语语法和口语语法之说就令人费解。但今天的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把“古典语语法”称作“文语语法”，把口语语法称作“现代语语法”更容易接受。

与研究型语法学相对立，日本现行的用于教学的语法有两个，一个是学校语法，另一个是教科研语法。学校语法是在日本初、高中教学中使用的语法，而教科研语法是现在日本语教育中使用的语法。昭和十年（1935年）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桥本进吉的语法学说一直是学校语法的骨架，尽管有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是，由于还没有哪家语法体系在简明程度上能够超越“句节说”，所以与其说重新制定新的语法体系，毋宁在教学上对传统学校语法做部分改进敷衍了事。昭和二十年（1945年）以后，随着功能语法的兴起，听、说、读、写4技能的培养成为教学中心后，人们开始转变观念，又萌生出对学校语法动大手术的念头，语法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语法书。

回眸历史，到了近现代，佐久间鼎、三尾砂、渡边实、寺村秀夫、北原保雄、三上章、铃木康之等众多语言学家在批判传统学校语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特别是现代的功能语法理论、语言形态论、语义学、语用学等许多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传入日本后，促进了日本国内对日语语法体系的研究，使之更宽泛、更深入。先哲们在不同层面上给予学校语法许多严厉的批判，指出了桥本进吉“句节说”的缺陷，阐明了源于文语语法而整理出来的词类以及用言活用形的不科学、不合理之处。到20世纪中后期，被（庵功雄）称为近代日语语学之父的三上章（1960）发表了《象は鼻が長い》的专论，通过对助词“が”、“は”的研究，科学地阐述了日语作为黏着语的内在规律，轰动了日本语言学界。铃木重幸（1972）发表的《日本語文法・形態論》，又给日本的语法学研究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加快了日语语法体系改革的进程。现代日本语教育中所推行的教科研语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真正把最新科研成果应用到了教学领域。

支撑现代日语语法体系改革的理论是现在国际上备受推崇的词法句法学研究。词法学（形態論）是研究词的分类和意义的学问；句法学（統語論）是研究句子结构内在规律的学问，两者的结合夯实了新日语语法体系的理论基础，凸显了日语之黏着语的特点，阐明了日语语言的基本规律。

受欧洲语言学，特别是俄罗斯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日本语法学界开始从词法与句法的对立统一出发研究日语语法体系，代表人物是奥田靖雄。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铃木重幸、铃木康之、高桥太郎、工藤真由美、宫岛达夫、上村幸雄等人组成了“语言学研究会”，开始重新重视“时”、“体”、“态”、“语气”等语法范畴的研究，并在此语法范畴的框架下深入开展了对动词的研究。金田一春彦对日语的“体”（アスペクト）做出

了系统的总结，高桥太郎对动词活用提出新的见解。在“语言学研究会”指导下，民间教育团体“教育科学研究会国语部会”（教科研国语部会）推出了《日本语》系列教材，率先在日本语教育领域进行语法体系的改革。

以铃木重幸的《日本語文法・形態論》（1972）为标志，众多语言学家纷纷撰写语法专著，日本语法学界新人辈出，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金田一春彦的《日本語動詞のアスペクト》（1976）、寺村秀夫的《日本語のシニタックスと意味全3巻》（1982-1991）、铃木康之的《概説・現代日本語文法》（1991）、吉川武时的《日本語文法入門》（1992）、益冈隆志·田窪行则的《現代日本語の文法》（1995）、三上章的《現代文法序説》（1999）、小矢野哲夫的《現代日本語の文法》（1999）、庵功雄等的《日本語文法ハンドブック》（2000）、庭三郎的《現代日本語文法概説》（2004）、高桥太郎的《日本語の文法》（2005）等等，大批新的日语语法专著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他们组成了一支日语语法体系改革的交响乐队，以词法句法学为主旋律，通过不同的乐章演奏着日语语法改革的进行曲。

现代日语语法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首先在日本国内的日本语教育中推行了“教科研文法”，并将其向世界推广，在我国最先见到的教材就是《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尽管该语法还没有形成体系，也没有得到日本国内语法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它却率先把现代日语语法改革进程中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教学，是语法体系改革的实践者和排头兵。诚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要摒弃旧的观念，从传统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勇气；另一方面要得到世人的认可还需要历史的验证。因此一个新生事物的确立需要不断地自圆其说，自我完善。从历史观的角度看，现在日本语教育界所推行的“教科研文法”还处在起步阶段，改革虽有成效，但方兴未艾，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 3. 本书的意义及构成

词类是词的分类结果，是以全部词为对象的。词性是归类的结果，是以个别词为对象的。例如我们可以把一个具体的词，如：“わたし”，根据它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语法特征归类于某个词类（名词）。语法学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标准做词类划分，既可以根据意义分类，也可以根据外部形态特征（变化）分类，还可以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分类。但无论采取哪一个分类标准，一定要贯穿始终，不可无章可循。比方说，日语中的助动词：①从性质上讲，虽然是独立的词类，但却没有统一的词性。既有后缀（接尾語）性质的助动词，如：“(ら)れる・(さ)せる・たい・た・ない・ます”等；也有终助词性质的助动词，如：“う（よう）・まい”等；还有可以与名词结合共同做谓语，表示指定、判断的助动词，如：“だ・です”；还有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附在句子（或名词）后可以表示具体事物，添加各种意义的助动词，如：“らしい・そうだ（伝聞）”等。②从形态上讲，助动词没有统一的形态特征。既有词尾变化的助动词，如：“(ら)れる”、“(さ)せる”等；

还有无词尾变化的助动词，如：“う（よう）・まい・だろう・でしょう”等；有词尾变化的助动词中，既有动词型，如：“（ら）れる・（さ）せる”；也有イ形容词型“たい・らしい”；还有ナ形容词型“だ・みたいた”等。③从意义上讲，助动词的意义用法多见歧义，很难做细致的划分。例如：“う・よう”既可以表示推量，也可以表示意志；“ようだ”可以表示举例、比喻、婉转的判断、愿望等多种用法；“（ら）れる”就兼有4种意义，常常会出现一词多类或歧义的场合。如此杂乱无章的助动词，难怪会遭到摒弃。

本书是在语法学的框架内，结合句法学、语用学等语言学知识重点研究日语的词类，以及与词类有关的诸多问题，全书共16章。首先，在前言中概括地阐述了日语语法的特点，指出了语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次，通过前4章介绍了日本语法学的发展史和研究现状。

第1章详细介绍了明治时期的语法学研究的特点，以大槻文彦、山田孝雄、松下大三郎为代表的先哲们在引进西方语言学的同时，结合日语的具体情况分别创建了各自的语法学说，使日语语法学有了雏形，成为一个系统的学说。明治时期日语语法学研究的最大特征就是模仿，效仿西方语言学，按照西方语法的框架，将日语对号入座，按照西方的模式研究现代日语语法。

第2章详细介绍了俗称日本传统三大语法的山田语法、桥本语法和时枝语法。一方面使读者了解三大语法体系的梗概，另一方面也通过三大语法之间的比较，使读者知晓日语语法学形成的过程和各家语法学说的主要观点和主张。

第3章“现代语法学研究”和第4章“关于学校语法”主要阐述现代日语语言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特别是围绕“学校语法批判”进行讨论，揭示语法学方面的诸多问题。通过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旧的学校语法以及语法解释的确存在许多不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切实感受到改革已迫在眉睫。

从第5章开始进入本书的核心问题——词类研究。第5章所讨论的是名词。首先，明确普通名词与特殊名词，数量词、形式名词的基本概念和意义。其次，介绍了什么是“名词格”以及“名词格”这个语法概念的意义。最后，通过名词“ハダカ格”现象的讨论，了解日语黏着语的基本特征——名词只有和格助词结合才能在句中体现自身的概念意义和激活语法意义。

第6章详细地阐述了“指示与指代词”的意义用法。指示在任何语言中都是头等重要的概念，在儿童牙牙学语的伊始就接触到这个概念了。阐明特指、非特指、类指的区别，明示了“指示”与“照应”的关系，而且讨论了指示词“コ・ソ・ア”在指示与照应指示中的功能和用法。

本书用了7、8、9三章论述日语的动词。

第7章中，首先对动词的分类做出了整理，阐述了“自动词”与“他动词”、“意志动词”与“非意志动词”的区别以及意义用法。借用高桥太郎的观点，讨论了“ておく”、“てみる”、“てみせる”的意义用法和语法功能，还讨论了授受关系动词和假定动词。

第8章重点阐述了动词的词尾变化及各活用形的问题。首先，介绍佐久间鼎的“动词活用说”和铃木重幸“形态论”的理论，结合批判学校语法，明确动词词干与词尾的界定方法，重新整理了各个活用形。结合高桥太郎的观点，针对现在国内外日本语教育中使用的动词活用表提出笔者的许多看法。这一章中的讨论不仅对日语语法学研究，对日本语教育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第9章重点讨论的是动词的时、体、态。这是当今备受日语学界关注、讨论得最多的语法范畴之一。就“时”而言，根据高桥太郎有关时态的观点，重新考究了动词的过去时态和非过去时态，讨论了“绝对时态与相对时态”的关系。就“体”而言，讨论了金田一春彦的动词分类和高桥太郎的“局面动词”。阐述了“体动词”以及“ている”、“てある”、“てしまう”、“てくる”、“ていく”的意义用法。就“态”而言，讨论了被动、使役、可能三种语态以及使役态的对等翻译和不对等翻译等问题。

第10章讨论的重点是日语的形容词。在大量引证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对形容词的讨论。首先，确定了イ形容词和ナ形容词的名称及意义，阐明了形容词的用言属性，讨论了有关形容词活用的诸多问题。其次，对形容词做了意义、形态、功能上的分类，讨论了“属性形容词”和“感情形容词”的分类及语法功能；“绝对形容词”和“相对形容词”的分类；形容词在“量”上的分类以及形容词的反义词配对等问题。同时明确了日语形容词与格助词的关系。再次，总结归纳中、日、英三国语言中形容词的界定原则和使用规律；讨论了“多重定语结构及形容词的语序”问题；最后，就日、汉形容词做对比研究，找出共同点和差异点。总之，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对形容词做了全方位的考察与研究。

第11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明确了日语副词的来源和分类，然后通过日、汉副词的比较研究，阐明了日、汉副词在分类问题上的异同；日、汉副词在词类界定标准上的异同，以及副词与副词共现时的异同。最后，用大篇幅就“副词修饰动词”和“副词修饰名词”进行了日、汉副词的比较研究。

第12章同样在介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日语的连体词。考证了连体形的来源以及连体词与指示词、名词、副词之间的连带关系，讨论了主要连体词的意义用法。

第13章阐述了接续词的定义、分类以及意义功能，明确了接续词与副词的区别。之后，进行了日汉接续词的比较研究。

第14章在介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讨论了日语的感叹词。首先确立了感叹词的来源和分类，然后就感叹词的意义、功能以及语体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从对比研究的角度考察了日汉感叹词的异同。最后，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考证了感叹词的语用功能。

第15章的研究对象是助词。首先，通过展示前人研究的成果，介绍了明治以来著名语法学专家对助词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现代日语语法的助词分类”。其次，就格助词、复合格助词、并列助词、接续助词、提示助词、副助词进行论述，确定各自的语法功能及意义用法。在助词的讨论中，把焦点集中在“助词的重叠现象”、“提示助词与副助

词”、“准体助词与准副体助词”的问题上，明示了助词在重叠使用上的规律。最后，对“终助词的分类及意义用法”展开论述，明确了日语终助词的意义功能，指出日语终助词具有男女性别上的差别。

第16章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日语语法界争议最大的一个词类——助动词。首先，从性质、形态、功能三方面对传统学校语法中的助动词进行考证，确定了传统学校语法助动词“范围宽泛，性质各异”、“形态特征多样性”和“助动词之间的重叠现象”的特点，求证了助动词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词类的事实根据。其次，考察了迄今为止关于助动词的各种分类，其结果是，根据意义的分类也好，根据接续法的分类也好，根据形态特征的分类也好，没有一种分类能够始终如一、贯穿始终。再次，具体地、逐一地考察了学校语法所认定的13个助动词的意义用法以及在句子中的语法功能，然后展开对助动词的讨论，其结果是，在所调查的9位日本国内著名语言学家中，赞成助动词为独立词类的有大槻文彦、桥本进吉和北原保雄，共3人；部分赞成的有时枝诚记1人；反对的有山田孝雄、松下大三郎、渡边实、铃木重幸、吉川武时，共5人。由此可见，在助动词问题上的争论多么激烈，不知道助动词的寿命还能维持多久。

总之，日语的词类研究是日语语法学研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笔者在构思这本书时，始终坚持一个信条，那就是：尽己所能，把知道的、看到的、学到的一切都和盘托出，都告诉读者，包括有争议的和无争议的，良莠对错由读者判断，这种做法既可以抛砖引玉、又可以使研究不断深入，好处多多。但笔者认为更关键的是要把研究方法告诉读者，本书的各个章节中都揉入了讨论、对比研究的内容。“授以鱼，更授其渔”，不仅给对方鱼吃，还要给对方鱼竿并告诉对方钓鱼的方法，可以说这就是本书的特色。但是，由于本人学域不宽、才疏学浅，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孟瑾

2011年4月

# 目 录

第 1 章 明治时期的语法学研究 .....	1
第 2 章 传统的三大语法 .....	4
1. 山田语法	
2. 桥本语法	
3. 时枝语法	
第 3 章 现代语法学研究 .....	39
1. 佐久间鼎的语法学说	
2. 三尾砂的语法观	
3. 三上章的主语废除论	
第 4 章 关于学校语法 .....	57
1. 日本的学校语法	
2. 桥本学说和学校文法	
3. 陷入矛盾的桥本进吉	
4. 学校语法批判	
第 5 章 名词 .....	69
1. 名词	
2. 关于名词格的研究	
3. 关于名词“ハダカ格”现象的研究	
4. 小结	
第 6 章 指示与指代词 .....	101
1. 什么是指示	
2. 特指、非特指、类指	
3. 指代词的分类	
4. “コ・ソ・ア”的指示功能	
5. 指代词的照应功能	
6. 小结	

<b>第7章 动词(1)——动词的分类</b>	<b>122</b>
1. 动词的意义与分类	
2. 高桥语法的动词分类	
3. 授受关系动词	
4. 假定动词	
<b>第8章 动词(2)——活用的研究</b>	<b>140</b>
1. 动词的词干和词尾	
2. 动词形态素的连接规则	
3. 特殊活用动词	
4. 动词的语法功能	
5. 关于动词活用表的研究	
6. 动词的活用形	
7. 高桥太郎的观点	
<b>第9章 动词(3)——关于时、体、态的研究</b>	<b>159</b>
1. 动词的时态	
2. 动词的“体”	
3. 动词的态	
<b>第10章 形容词</b>	<b>189</b>
1. 概述	
2. 形容词的前人研究	
3. 关于形容动词的讨论	
4. 关于形容词的讨论	
5. 形容词的意义分类	
6. 形容词与格	
7. 多重定语结构及形容词的语序	
8. 日汉形容词的比较	
<b>第11章 副词</b>	<b>257</b>
1. 日语副词的前人研究	
2. 日语副词的特点	
3. 现代日语副词的意义、用法及分类	
4. 关于副词的讨论	
5. 副词的日汉比较研究	

第12章 连体词 .....	307
1. 日语连体词的前人研究	
2. 连体词的来源	
3. “この・こんな・こういう”	
4. 连体词与名词	
5. “大きい”和“大きな”	
6. 连体词与副词	
7. 连体词的讨论	
第13章 接续词 .....	322
1. 接续词的定义	
2. 日语接续词的构成	
3. 接续词的分类	
4. 接续词的讨论	
第14章 感叹词 .....	338
1. 日语感叹词的前人研究	
2. 感叹词的分类	
3. 关于感叹词的讨论	
4. 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感叹词的语用功能	
第15章 助词 .....	354
1. 什么是助词	
2. 日语助词的前人研究	
3. 现代日语语法的助词分类	
4. 有关助词的讨论	
5. 终助词	
第16章 助动词 .....	410
1. 学校语法的助动词	
2. 助动词的分类及用法	
3. 关于助动词的讨论	

# 第1章

## 明治时期的语法学研究

明治以前的日本语研究（国语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深度，由于当时的研究还带有解释语法的某些特征，所以在完善古语注释的同时，逐步展开了以附属辞（助词、助动词）、动词活用、词类划分为重点的现代日语语法研究。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效仿西方语言学，按照西方语法学的框架，将日语对号入座，也就是说，明治时期的语法学研究具有模仿西方语法学的特点。

明治三十年（1897年），大槻文彦（おおつきふみひこ）出版的《広日本文典》和《広日本文典別記》具有开创性、实用性、折中性的特征，受到日本语学界的普遍欢迎，后来这两本书成为了日本语学必须遵循的标准文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来的日语语法学的发展。之后，松下大三郎（1901）出版了《日本俗語文典》，山田孝雄（1908）出版了《日本文法論》，虽然还带有西方语法学理论的影子，但基本上都跳出了大槻语法的圈子，分别建立了各自独立的语法体系，然而，二者对语法学的贡献是在后来才得到肯定的。在明治时期作为主流的、并受到普遍认可的还是大槻语法，其理由有3个：首先，大槻语法非常成功地综合了明治之前的有关日本语学的研究成果，成功地把它与西方语法学糅合到一起。其次，开创性地使日语语法有了较完整的体系，并简单明了地应用到语法教学中，与作为注释古文的古典语法相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最后，以语言学家、辞书编撰者、语言博士的权威地位，在日本语法研究风靡一时的明治30年代，大槻率先发表的《広日本文典》和《広日本文典別記》这两本巨著，名声显赫，这些都被认为是确立明治时期大槻语法霸主地位的理由。大槻语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其具体影响分述如下：

① 确立了词类划分。《広日本文典》的功绩之一就是以单词为基础划分词类，确立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接续词、感叹词、助动词、“てにをは”这8个词类。大槻在《広日本文典》中这样写道：“把所有的词首先分为体言、用言、助词3大类，无可厚非，但这种分类不解决问题，还必须往下分，细分为8类，……似乎没有必要先分体、用、助，不如一开始就直接分出8类并加以说明，更简单些。”（《広日本文典別記》p22）也就是说，不提倡笼统的大分类，把各个词类作为单独的存在，明确

实体，结合辞书的编撰，对各词类逐一加以说明，确实方便而又实用。从实用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分类不仅在当时，就是对现在也很有意义。

② 对用言的整理。大槻语法在综合了古典日语语法对用言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把用言分为动词和形容词两大类，然后在活用方面分出六段。即形容词タ形、形容词シタ形。动词将四段活用、上二段、下二段、下一段分为正格活用，カ变、サ变、ヲ变分为变格活用。这些整理直至现在也没有大的改变。传统的古典语法把助词、活用词尾、后缀、副词都混放在“てにをは”中，大槻语法不仅把这些词整理出来，还把助动词也从“てにをは”中挑了出来，赋予“助动词”的名称，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词类。以上种种作法是对用言做了大刀阔斧的切割，在日语语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词类划分为以后的桥本进吉进行独立词与附属辞的划分奠定了基础。

日本近代语法学正是在这时与古典语法划清了界限。但是，关于助动词的问题，历史上曾出现过复语尾说（山田）、后缀说，以及后缀与助动词并存等说法，至今还在争论不休。

③ 关于“法（语气）”的问题。大槻文彦在用言的活用上，一方面对以往语法研究的成果加以取舍，另一方面引进了英语语法的“法（mood）”的概念来表现日语的动词活用。提出了“中止法”、“命令法”、“终止法”等活用形。“法”的翻译是否正确暂且不说，英语的屈折和日语活用差距太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从今天的研究来看，日语用言的活用不仅包含有山田孝雄所说的“陈述”，而且还有表示说话者的态度变化的词形变化。也就是说，如果“ムード”含有情感因素的话，“中止”、“命令”、“终止”3个活用形还站得住，既是用言活用形，同时也是句子陈述的方式。而“连用法”、“连体法”、“名词法”等，与其说是叙述的状态，莫如说是用言与其他词的连接方式，所以严格的“连用法”、“连体法”、“名词法”等讲的是“方式”而不是“法（mood）”。如此看来，大槻语法的用言活用中混杂着“法（语气）”和“连用”、“连体”等活用方式两套概念，再加上助动词添乱，日语用言的活用中实际上混杂着4种要素：①句子的陈述方式（命令、中止、终止等）；②假定助动词“まし”、“ば”（已然、未然）；③动词的连接方式（连用、连体）；④山田所说的“陈述力”。这样看来，在日语用言活用的研究上，既有语法体系上的混乱也有专业术语上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一直延续到今天。追本溯源，这种混乱的根源就在于当时日语语法学没有把词法研究融入到句法研究中。

松下大三郎在他22岁时就出版了《日本俗語文典》（1900），为他最后完成《改選標準日本文法》（1928）夯实了基础。松下博士的语法研究也是在与西方语法的对比中展开的，并具有鲜明的特色，说他是明治后期著名的语言学家一点都不为过。

山田孝雄1903年出版了《日本文法論》，构建了一部完整的、日本人自己的语法体系，获得很高的评价。山田语法在起步阶段，认真细致地研究了英国语言学奠基人斯威特（H·S Weet）和德国人语言学家海泽（J.C.A.Heyse）的著作，在他的《日本